

現代戲劇叢書

江南之春

張道藩 主編
馬彥祥 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滬一版

江南之春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張道藩
編著者	馬彥祥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750)

現代文藝戲劇叢書總序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釋名：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孔子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效能，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沈約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文學，均爲有關治化之作，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羣趨爲文學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繼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卽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或且力事模仿，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以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卽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前言

在二十九（一九四〇）年末，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舉行的抗戰藝術總檢討的會席上，關於戲劇部分，我曾提出了如下的報告：

「……戲劇形式方面，這裏想指出的是，雖然我們已經產生了一些新的形式，但大部分的劇作依然不曾脫去自然主義的手法，在三幕五幕這樣的寫着。這種寫法對於一般理解力較低的觀眾無疑的是一種損失。記得二十六（一九三七）年的九一八之夜，在大冶看政治部抗敵演劇隊演劇，就會經得到這樣的教訓；沒有固定的劇本，在台上臨時編演的戲，觀眾都能看得懂；編好了的劇本，有很嚴謹的結構的戲，觀眾反而不能十分了解。這一教

訓告訴了我們過去的劇本作法，講求結構嚴密，對話簡鍊，事實上並不能適合廣大民衆的要求，其效果甚至不如從前文明戲的幕表制。自然，這並不是我們的話劇要再去走文明戲的路，而是說，即使是文明戲，也自有其獨特的優點足供我們的參考。例如牠的分場清楚，過場戲多，對話不嫌重複，在目前都是牠的好處。爲了我們的宣傳效果能夠更廣泛地更有效地傳達給觀衆，我們還有從各種民衆所早已熟悉的藝術形式中去學習方法的必要。」

時間相隔已經兩年多了，這期間，我就個人所見的，除了前方的一些演劇團體所創作的劇本，有時爲了客觀環境的要求，頗能不爲舊有的一些規律所束縛而外，在後方，只有陳白塵兄的「汪精衛現形記」是完全因採用了舊的戲劇形式而更增加了故事與人物的煽動性。但是這一有意義的創作卻始終未曾被都市裏的營業劇團採爲上演目錄之一，其原因，我想也許正是爲了牠的形式不爲一般都市的話劇觀衆所習慣吧。如果在鄉村裏演出的話，

由於其形式的明確與活潑，戲劇效果之迅速，我相信是可以保證的。

「江南之春」就是在這樣的目的與企圖之下來嘗試改編的。原作陳瘦竹先生的「春雷」是早已獲得了文壇定評的作品，經過這次以另一種文藝形式寫出來時，對於原作精神的損失自所難免，不過，在這裏，我卻卻做了兩點嘗試；第一、我盡量放棄了所謂經濟手法的「補敘」，而採用舊形式的首尾貫穿的寫法，務使整個故事的發展頭路靈活，觀眾看戲時可以不必費許多腦力在劇情的思索上（自然，爲了舞台上的種種條件，其中仍有不能絕對摒棄「補敘」的手法之處——如牛頭山案件的發生經過即其一例）。因此，全劇分場較繁，竟達十六場之多。第二、對話方面，爲了求一般文化水準較低的觀眾易於接受起見，只要不太嘈囂，我是不惜予各個人物以再三重複說出的機會。這種手法若以自然主義的處處講求經濟的寫劇技術的眼光來看，實在都是很笨拙的了。

這劇本的演出，在力求寫實的今。舞台工作者看來，自是一件頭痛的事。而事實，當我自己爲中國萬歲劇團主持這劇的演出時，由於工作計畫的精密和排練的純熟，不僅克服了一切舞台上的困難，而且創造了當時重慶話劇換景時間的最迅速紀錄。我相信，如果不是爲了滿足都市觀衆的寫實要求，而能利用幕或屏風等裝置來演出，其舞台工作是決不會因分場多而更增加困難的。

三十一年七月。

全劇人物

石桂林

人稱桂老爺，石家鎮上首富，六十歲左右。

石榮祖

桂林子，約二十四五歲，上海某私立大學畢業生。

石鳳

桂林女，二十歲，石家鎮未淪陷前，曾任本鎮小學教員。

榮少奶奶

榮祖之妻，二十三歲。

石福官

三十左右，桂老爺家中管事，兼桂老爺所開米店的夥計。

牛老大

鎮上一地痞，現在石家鎮維持會中跑腿，約三十歲。

王大戶

楓林村村長，六十歲，頗有積蓄。

王鵬

曾任本鎮小學校長，二十七歲。

王老太

王鵬之母，五十餘歲。

老鬍子

王鵬家的老僕人，近六十。

馬浪蕩

曾在本鎮小學當校工，三十七歲。

青郎

楓林村農民。

小紅郎

楓林村農民。

秋生

楓林村農民。

秋生嫂

秋生之妻，近三十。

小冬瓜

秋生子，約十二三歲。

王阿福

楓林村農民。

王老四

楓林村農民。

阿元

楓林村農民。

七婆婆

一孤苦伶仃的老寡婦，年逾六旬。

阿菱

楓林村少女。

梅大娘

爲敵人所殺的王阿梅的妻子。

豐爺

石家鎮的鄉紳，四十左右。

信爺

石家鎮鄉紳，四十餘。

劉小七

劉村農民。

徐大興

徐巷農民。

毛招生

毛家岩農民。

唐牛郎

唐家灣農民。

盛元官

盛莊農民。

吳同志

游擊總司令部派來的指導員。

日軍宣撫員甲、乙、丙。

日兵二人。

農民羣衆若干人。

時間：

一九三八年秋冬。

地點：

江南，無錫附近石家鎮。

景：

第一幕

第一場——某日上午，在楓林村王大戶家的大門口。

第二場——當日上午，在王大戶家中。

第二幕

第一場——前一幕後三日上午，在楓林村秋生家門口。

第二場——翌日下午，仍在秋生家門口。

第三幕

第一場——前一幕後二日，早晨，在楓林村三老太家中。

第二場——離前場半月後，某下午，在石家鎮桂老爺家中。

第四幕

第一場——前一幕後一月，某日清晨，在三老太家中。

第二場——當日下午，在桂老爺家中。

第三場——當夜，在三老太家中。

第五幕

第一場——前一幕後數日，除夕之晨，在秋生家的門口。

第二場——前場後四日，上午，在三太太的家中。

第三場——翌日下午，在桂老爺家中。

第六幕

第一場——前一幕後兩日，夜，在桂老爺家中。

第二場——當夜，在秋生家門口。

第三場——翌晨，在桂老爺家中。

第七幕

第一場——前一幕的當晚，在楓林山的碉堡上。

第一幕

第一場

離石家鎮不到十里光景，便是楓林村。村莊很大，住着約摸五六十戶人家。

這時本是秋收過後，小麥放青的初冬時節，雖然還是阡陌縱橫，村舍相望，卻已是滿目荒涼，一片劫後的景象；田裏留着許多槍炮的彈痕。

這裏是本村村長王大戶家的門口，這座八字大門牆，在全村中要算是頭等好房子。門前有很大一片稻場，場上置石凳數事，夏晚時大家都在此乘風納涼。場左邊有幾個零零落落的牛棚。不遠處高起着一個土墩，站在這土墩上，東面可以望見石家鎮以及附近各小村莊，北面可以看見相隔大約不過三五里路的楓林山，山上隱約地矗立着一座石堡。村中孩子們常到這土墩上來頑耍，多少年來經過這無數的小手小腳爬來蹣去，弄得這土墩上寸草不生，好像禿頭一樣。

這時正有幾個小孩子照例在這土墩上玩耍，有的拿着竹竿，有的拿着紙旗，嘴裏喊着「打倒東洋鬼！」互相扭着犄角。

忽然遠遠地有人在喊：「不好了！東洋鬼來了！」起初不過一兩個的喊聲，漸漸各處響應，聲音越來越響。小孩子們聽得這樣喊，不覺也發呆了。接着就有幾個鄉民各攜衣囊包袱等自右邊倉惶跑來，一面喊着「大家快跑呀！東洋鬼來了！」一面都向楓林山那條路跑去。一個鄉民在走過王大戶家門口的時候，停了一下，上去打他的大門，在門外喊：「大戶伯公，東洋鬼來了，快到楓林山上去躲一躲！」喊了幾聲之後，也跟在大家後面向楓林山跑去了。

這時小孩子們如夢初醒，也就一哄而散。台上空了一會，只見大門慢慢地開了，出來一個老者，就是王大戶，他在本村裏年紀最大，輩分也最高；平時說話在村裏人的心中頗有一些斤兩。最近爲了石家鎮被敵人侵入，鎮上首富石桂林老爺——大家都只叫桂老爺——帶了兒女避難下鄉，借住在他的家裏，他除了日常應該招呼的事情而外，又多了伺候桂老爺一分差使。這時他在屋裏聽得外邊人聲喧擾，特地跑出門外，只見一羣羣的男女，攜老扶幼的從他的門前經過。

王大戶（大聲叫喊）喂！喂！大家不要跑！桂老爺說的，叫大家不要跑！

（逃難的鄉民有的沒有聽見的就跑過去了，有的沒有十分聽清楚的便問：「大戶伯公說什麼？」有的索性也喊住了別人說：「大家不要跑，聽大戶伯公說什麼。」秋生過來）

秋生 呀？大戶伯公，你說什麼？

（這時大家慢慢地都圍攏來了）

王大戶 大家聽我說，不要慌，也不要怕。桂老爺在屋裏，叫我出來對大家說，他有太陽旗，只要把太陽旗一掛起，就沒有事，叫大家不要亂跑。

（鄉民中自然也有比較胆子大一點的，大都是些年輕小伙子，例如像青郎、小紅郎等。他們都仗着年輕力壯，平時遇事都喜歡出頭；尤其是青郎，因為走過幾個碼頭，見過一點世面，不覺胆識更是大了。）

青郎 什麼？桂老爺說，掛了太陽旗就沒有事？

王大戶 （大聲疾呼 ）是呀！快去叫大家回來吧！你們看，桂老爺有百萬家當，還有千金小姐，你們看他逃了沒有？連我王大戶，你們的村長，年紀比你們大這麼多，也不逃走呀！不礙事的，回來吧！我是一片好心，信不信由你們！（說完又回進大門去了）

（鄉民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秋生 （取決於人）你們看，桂老爺的話倒底靠得住靠不住呀？

秋生嫂 （永遠是那樣自信地）管牠靠得住靠不住，我們到山上去躲一躲，總不會靠不住。你就是愛多管閒事！

王老四 秋生，既是桂老爺這麼說，我想總不要緊的。

（秋生嫂把秋生拉到一邊去了）

阿元（同意王老四的說法）噯，老四的話對！你們看桂老爺他自己也沒有走不是？七婆婆誰知道呀，阿元，不要上大戶伯公的當！桂老爺他們自己說不定早就走了！

（王大戶忽然又開門出來）

王大戶（喊住大家）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你們看，桂老爺親自出來掛太陽旗了！

（大家頓時肅靜，都眼睜睜的望着那大門口，只見桂老爺一位六十歲上下的鄉紳，白胖臉上帶着副闊邊眼鏡，頭上灰白頭髮，剪得短短的，下巴留着三尖灰白鬚鬚，嘴裏啣着一根湘妃竹的長烟管，不慌不忙地出來，把手裏的一根太陽旗交給王大戶，看着王大戶在大門口把旗掛起。石鳳小姐跟在桂老爺的後面。）

七婆婆 秋生嫂，桂老爺真的掛起太陽旗了！

秋生嫂 那麼我們真可以不跑了？我看靠不住！

桂老爺 大家不要怕，也用不着逃走。皇軍老爺萬一真的來了，只要大家跪下來叩頭迎接他們就沒有事，跑做什麼？

（大家互相觀望，議論）

王大戶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大家省點力氣好不好？

鳳小姐 爹，讓他們走吧，誰知道——！